世廟識餘錄

是書成凡十餘年以貧
不任梓僅假活板印得
百部聊備家藏不敢以
行世也活板亦頗費手
不可為繼覯者諒之
徐兆稷白

世廟識餘錄序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國家自　二祖肇基暨於　列聖垂統其間享國之久宜莫如　肅皇帝蓋在位四十五年而一時文謨武烈咸稟睿裁更革變通超軼三五於乎盛矣顧後來纂輯國史祇據日報書之耶事有徵信而微顯闡幽或無以仰窺　神聖之秘何則世異人異自與親炙者有間也臣爲郎實當嘉靖中猥備侍祠之役每從丙夜後隨尚書奏對西內故聞　上起居頗悉而迺籍以前則因故老口授尤多採摭輒加劄記匪屬

傳疑，癸未歸田，始彙而成集，視諸國史存考鏡，題曰

世廟識餘錄。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以臣之固陋，敢自列於賢不賢之間，而千慮一得，亦不過修飾其所識之餘耳。傳諸副在，昭示來斯，庶幾獲覩嘉靖中興之業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譔輯

嘉靖元年壬午　上自興都入嗣　皇帝位按正德丁卯八月十日　上生於安陸藩邸是日宮中紅光燭天其年黄河清三百里者五日慶雲見於軫翼軫翼者楚分也　上生五歲即穎敏絶人　獻皇帝口授詩不數過輒成誦稍長讀孝經忽問先王至德要道之指　獻皇帝爲之講解　上即領悟常率之祭祀及進表箋已能周旋中禮其少成若出於天性　獻皇帝崩　上年十四攝興王事明年　毅皇帝大漸

上以倫序應入繼大統 昭聖乃與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奉宣末命而召 上於安陸 上至自安陸車駕駐行殿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事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太子也當是時禮部以典出曠舉倉卒草創不假致詳而上心已確有定見所謂繼統不繼嗣之說實權輿於此矣

兵科給事中徐之鸞上䟽極言 正德時群奸亂政威福下移天下幾至大亂勸 上勿復姑息獨秉乾斷䟽入大合 上心已悉見諸行時錢寧錢安劉暉張

洪狄福皆以正德中諂附中官矯竊内降幸功要寵至並冐國姓號爲義子濫膺封拜掌握兵權而安與福係中官厮養尤極猥賤至是盡奪其賜姓誅竄猾没中外稱快是舉爲　上大有爲之初政已具占神武

御史周宣疏論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宸濠忌布政使鄭岳之秉正不回則假其勢而設傾危之阱嫉御史江萬實之預防奸孽則煽其黨而開群嗾之端使大獄株連累歲不决其罪不減於劉養正李士實云云意欲殺之也疏入　上遣錦衣衛

官校逮夢陽至　闕下鞫審已審無狀第以曾爲宸濠作陽春堂記坐削籍去先是濠在藩府頗結納海內名流而夢陽故恃才傲物獨不與濠習濠必欲要致之會三司一日同集公所濠遣校以所作詩文嘗衆中求夢陽改削夢陽不覺有矜喜之色校覘其意已奪歸以告濠濠遂遺夢陽金三百乞爲陽春堂記夢陽頷之已事發竟坐此其得免於逆黨之刑者則大學士楊廷和以憐才故護持之也

錢寧者其家世莫省所出自幼其父鬻爲太監錢能養子遂冒其姓正德初劉瑾用事寧結瑾以見　毅皇

帝寧為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因得賜
國姓冒功為錦衣衛千戸瑾事露寧以計脫尋陞右
都督掌衛事益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
及番僧等相比為奸請建豹房新寺日侍　毅皇帝
遊佃無度賣官鬻爵僞旨傳陞遷將及鎮守內臣所
得金珠寶貨以數百萬計都察院經歷錢岌拜寧為
義父日合潛察中外官有議已者輒斥之時宸濠久
蓄異志結寧為內援寧常以朝廷動靜洩之於濠濠
令世子赴　闕為立儲地寧為計畫先以玉帶綵幣
附典寶萬鋭馳歸詐稱　上賜會副使胡世寧典寶

順問發其謀爲所蒙蔽而文致世寧與順罪戍邊正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著 毅皇帝遣太監頼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按其事寧令偵卒兼程報濠濠即發兵反不逾月就擒太監張永始極言寧奸狀 毅皇帝乃收捕寧下詔獄雜治未具而 毅皇帝崩 上在藩邸洞悉寧罪惡至是促法司鞫狀即磔寧於市幷寧子永安時年八歲已爲後府右都督暨養子錢傑等十一人而籍其家

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老毋乞歸養 上優 詔晉之而

命有司存問其親又金壇人于湛初爲兵部郎中

陞陝西參議上疏以老母乞改近地此請已自創見尋吏部覆劾湛違命擇官欲置之理　上特憫其情爲改江西蓋　上素篤于親凡陳情有關父母者無論官大小悉蒙殊典其後來大禮之議安可奪也

初　上迎　聖母于安陸　駕至潞河禮部議入門之儀始欲以藩妃禮行　上令廷臣集議議云母妃南來當由大道進京自通州由朝陽門入路直且順從此進東安門便蓋是轝雖陰爲執禮而實揣　上沖年姑以道路之便阻正陽門之入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詞也　上竟不允親定其儀曰　聖母遠

來宜從正陽門由中道行先朝　廟而後入宮其宮眷進朝陽東華等門自是　聖意已定禮官遂不敢爭按天子無臣母之禮是時　聖母雖未上尊號而要不得以藩妃相處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自負擁立之功未免持之大過故激成後來之禍耳若於城外豫築行宮令群臣恭上尊號而後入宜無不可

吏部尚書王瓊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以狀元私其子愼廷和不辯　尋自引退　上優　詔勉留之按愼宏才博學詞林罕儷而廷和亦非私其子之人顧猶不

免于物議者勢重而疑生自昔已然矣後來張桂極力攻楊而竟不及愼中第事則以愼議禮謫戍得禍已重故遂免於雌黃之口愼之完名因禍以爲福也

許泰故揚州衛指揮歴陞宣府副總兵後以勦流賊有功進左都督因結錢寧得事　武廟於豹房奏調遼陽延綏宣大四路兵入內簡練號外四家　勑泰領之　武廟養爲義子賜　國姓從幸宣府擢應州功封安邊伯宸濠反　武廟自將稱威武大將軍以泰爲威武副將軍率兵討之未至而王守仁已擒濠泰欲奪之不能得則縱部下掠平人爲功幾至大變

上卽位盡誅奸黨而言官請并治泰有　旨逮問法司坐泰死　上令會官覆訊而法司執論如初　詔特宥泰死第發戍海南衛而言者不已乃改永戍泰雖專權紊政然不聞其有黨逆之罪如錢寧江彬劉嘗有剿賊之功自當末減　上雖天性嚴明而用刑之審錙銖不爽又如此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爲布衣交又同第進士　上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巡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能掛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之教訓傳之德義

不如是也且言臣與晃為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為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晃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忽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將事蓋謂臣既失職於 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 上知廷舉言過激促晃亟出視事而錄調廷舉南京工部按 武廟南巡時晃嘗與同官 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

請回鑾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為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於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況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

司禮監太監蕭敬事　武廟頗著忠謹亦賢璫也　上即位後窮治奸黨而張銳與許泰獨得不死此　聖斷也蓋不欲援寧彬例槩殺之耳乃言官謬謂蕭敬護之奏併治敬卒　上堅執不允而竟以是保全大都吾輩之處宦官常視為異類凡事必傷於苛迫然

則宦官之側曰吾輩投間抵隙又何所不至漢唐末
季之禍可鑒也嘗記太醫院官徐鼇者正德末年以
醫士諫止　武廟南巡　上大怒曰徐鼇是我家人
我方感疾未寧他不來調治反以言犯我我必杖之
百合必死蕭敬從旁佯慫恿之曰爺欲杖之百須分
數次方好若一次杖之脫不死被鼇挨過矣意實覓
之也上以爲然先發錦衣衛杖之四十後罰跪午
門前五日乃廷杖之六十鼇竟得不死謫戍烏撒又
鼇自京發遣南行錢寧遣人賚二十金贈鼇追至路
不河及而還由此觀之小人原有人心刻蕭敬又非

錢寧之比。

正德間太倉王倬以南京兵部侍郎請老致仕，有旨給驛以歸，仍詔有司以禮存問。祖宗時優禮大臣，即一南亞卿猶隆重如此。逮嘉靖初年楊文忠當國，此例猶相沿不廢，如都察院僉都御史崑山周倫以省視歸，亦詔給驛，然不及於南亞卿矣，而南正卿如戶部尚書蔣昇、工部尚書嚴閑、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金、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不但給驛，而且有月給歲撥。朱希周以考察事忤永嘉去，乃其謝旨猶不敢阻壞祖宗成法，自後陪卿無論矣，即北正卿給

驛者猶僅僅也況月給歲撥乎是必有陰持　朝廷之威福者在其故難言之矣

上繼統　武宗一時奸黨第誅其已甚者其他多所姑貸陝西總兵馬昂初以事革任結太監張忠覬復用其妹已嫁指揮畢春有娠矣因忠獻與　武宗於分守陽和太監許全率昂弟炅及炅昊至春家奪取進之昂以是大被寵幸傳陞右都督近侍皆呼爲馬舅兄弟並　召入朝賜蟒服昂又進其美妾杜氏炅傳陞都指揮進豹房昂於是買楊州美女四人謝恩此其瀆亂之罪不在寧彬下　上不忍揚　先帝之過

第坐旻等謫戍而出諸女還其家其存大體如是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既卒而有司爲奏䘏典其子守仁以書干禮書毛澄欲請易名之典澄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澄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藉令後來有子如守仁功名滿天下而父爲南冢卿身後乞恩亦何求而不得乎守仁書具載陽明全集中
初六部司官送本至該科科官第以褻服受之爲兵部主事霍韜劾奏其瀆慢詔旨大不敬科官亦恭謹

謎周　上俱置不問第諭各官謹禮毋惰於微蓋實若韜也然自是科官不復穀衣受本矣又六科每月輪亞卿畫本至科前則門官呼某部畫本四字實上下司報門意也嘉靖中吳文端公山爲禮部左侍時一日畫本聞其呼聲心已嫌之未發也比臨本籍見誤書其銜爲右山面呼其吏曰豈有某遷官三月而科臣不知者是蔑　古矣吾當糾奏　上前是時都給事中爲河南人謝江素陵傲無禮至是始惶恐向山引罪而止萬曆間亞卿畫本更不聞門呼聲不知絕於何年也

宸濠敗後，江西巡按鄭啓元得濠通蕭敬陸完私書，欲悉去。巡撫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好，因極論蕭敬、張銳等罪惡，併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交通，乃貪天之功，謬獲封爵，宜追奪提究。此書生之見也。昔孔子於管仲，畧其忘君事讎之罪，而錄其一匡九合之功，聖訓昭昭如是。守仁既擒濠報國，又何論素與交通否。况宸濠在當時頗矯飾好名，嘗結納海內名流，則嘗識守仁，亦未可知。乃王府之於司禮監，如僧家之有門徒施主，其平日書信往來，亦是常事，安能逆料其必反也。即江西巡撫未曾更代，則濠

之計已不得行焉知非蕭敬陸完阻之乎時幸 聖明不即是鄭啓元言蕭敬等俱置不問而守仁亦得免於褫爵後守仁劾兵部尚書張子麟交通逆濠事言子麟啓本臣誠於濠所見之當即燒燬但當時奸黨爲濠經營布置於外容有詐爲貴人書啓以欺濠而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以是奏 上而子麟遂免逮問守仁聰明絕世故一言而釋主疑存國體非專護子麟也

兵科給事中史道已陞山西僉事上言臣在諫垣嘗指目大學士楊廷和爲濡綱元惡草劾欲 上爲廷和

所覺亟出臣外任因上其原奏內言廷和交通逆濠謟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　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未嘗力爭今於　興獻帝一皇字考字乃以去就決之實爲欺罔蓋史道私揣廷和議禮於　上心不合欲藉此以傾排之爲已進用地耳幸　上素知廷和在　先朝力阻宸濠護衛諫止巡遊不作威武大將軍勑書綵帳數事遂不直道言而下之詔獄乃廷和疏退勑鴻臚寺宣諭勉留可謂優禮隆渥而廷和仍疏請不休至再至三同官毛紀蔣冕暨尚書彭澤孫交亦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黨同過

激殊非事　幼君之體自後邪臣伺隙離間曰生進新用事老成削迹未必非廷和諸公自處太高有以媒之也善乎御史鄭衮之言曰陛下登極以來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相史道一旦指爲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入以告后此言官之體而道乃先揚其辭激人免止及至外補而始發之其心迹詭秘可見　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繫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之有詞也且廷和以史道之論而累疏乞休同官以廷和之去而駢迹求退臣恐大柄潛移隱憂可畏幸　勑吏部諭廷和等亟出視事

毋要潔巳之名忘委身之義云按家此語一出不惟史道無言即廷和等亦心服之奚讜論之有裨于國是如此

嘉靖初年凡章奏　旨多從內出一日都察院請差巡鹽御史批答稍誤給事中黃臣力諫乃改批如制又

上嘗責太常寺少卿王學夔失儀批降一級吏部言少卿正四品降一級爲從四在京惟祭酒從四然非可降之官請　旨定奪乃陞調外任三字以是知內閣代言決不可少也大都人主冲年常慮威福下移專欲專主而左右近習從旁慫恿又從而陰擁翼

權、即以　上之神聖猶受其豢蔽、廷和諸公所以不安其位累疏求去、不獨爲議禮一事也、

前輩言官論事、雅有識見有根據、蓋由學術明而人心正所從來矣、嘉靖初御史曹嘉上言、以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一時人以氣節歸之、獨給事中安磐引唐王珪之論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黄福等、以一人而議衆人、皆承君命品藻、未有無上事而舉朝縉紳得恣其口吻者、且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上有信任大臣之意、而小臣啓其猜嫌、恐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疏入、　上惡嘉狂肆、竟出嘉外任

頃年黨伐成風、朝議騰沸言事者主于勝而不主于是小加大疏間親詆破義六逆之漸幾啓矣假有出讜論如磐者必謂其阿附從而指斥之矣誰復信其言哉

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為刑部主事陸澄所劾且併其名帖封入、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覽置不問是 肯幾折盡縉紳好名之心矣其後改選郎中王與齡亦以嚴嵩囑事帖封奏竟斥為民得禍更甚即一時懲抑少過而吾黨欲折權奸之非要當易其心而後語斯可耳不必厚自

表飾也。

上勑內監工部諸臣經營顯陵。如　天壽山　諸陵制。而其地本無白石。諸臣患之。旣至按行棗陽石塘山中見老父指曰。乃者鸛鶴千羣飛鳴旋遶有異。試往求之。石在是乎。言已老父忽不見。因如言鑿山。果獲石瑩潔如玉。楚中人驚愕。謂天地靈閟。以俟今日。諸臣皆喜相賀。萬曆中江陵以治父喪歸棗陽。有知縣某者。竊致其石為之營墓。後其人得擢為御史。江陵敗墓没於官。而御史旋亦斥去。豈靈石為天子出。非臣下之所干也。而特為之崇乎。

上初即位一日問司禮監太監張佐欲開內庫以觀累
朝儲積佐跪奏曰內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歲親
閱上乃能諸內侍以問張佐此何意也佐曰這實
貨易以眩人不當與　爺爺經目恐啓其聚歛之心
也先朝老閹慮患深遠如此

上於乾清宮合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
虔修齋醮調度彌廣皆太監崔文欲引正德間罪人
張銳等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上心
遂家信用大學士楊廷和極言其不可且述梁武帝
宋徽宗餓死臺城囚繫金虜可鑒又近舉劉瑾錢寧

張忠張雄廣造浮屠以致殺身亡家故事爲証詞極剴切。上雖曲意優容然自是益疎廷和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永嘉議禮不知其心有爲與否即其所著或問其中亦有稍涉腐儒之見而强爲之說者則本生正統之義尚或未明也重本生者人之至情也莊生所謂不可解于心者也而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非其欲薄於私親也蓋矯人情之所偏恐其薄於所後而故爲之制也以防亂也如今後母之恩視其所生母遠矣而今之制服必等之親母者亦以防亂也殺後母之服而天下始多悖逆之子矣此聖人之

微意求嘉靖非之以為漢儒之言卽漢儒之言而亦未嘗少悖聖人之禮也繼統不繼嗣之說此官天下之事如堯禪舜而舜未嘗嗣堯也舜禪禹而禹未嘗嗣舜也安得比而同之于家天下者凡家天下者未有不繼嗣而繼統者也今士庶人無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子未有不正父子之名而能傳其業者也況神明之祚付受之際此尤不可以例論故以君視社稷則社稷為重以本生視正統則正統為重禮長子不為人後　上於　興獻帝為長子而　興獻帝又別無支子然必奉以繼統者重神明之祚也非士庶家

此也而或問則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即孟子設辭之言已世無此事亦無此理決不可爲訓而永嘉顧引之爲重父輕天下之證不既迂乎若天下可輕則　興獻帝惟　上一子肯恝然遠其　陵廟而入繼大統乎其所以入繼大統者爲天地民物不可一日無主自不得顧其私親也正以天下爲重也曰然則施之稱謂當考孝廟乎當考　興獻帝乎曰考孝廟不考　興獻帝新都之論也考　興獻帝不考孝廟此永嘉諸公之論也或問謂漢成帝無子立定陶

共王之子爲嗣、宋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
此皆預養宮中、明爲人後者也、故可以稱考、而今上
生當孝廟既崩之後、無預養之恩、烏可考之似矣、今
士庶家有身後立嗣者、其嗣子於所後者既傳其業、
將何稱焉、豈亦以無預養之恩、而獨不考之乎、其謂
不當考　興獻帝者、循漢宋之故事也、揆之于義、亦
未盡合、今律文有三父八母之稱、在異姓猶然、矧身
爲人後而遂伯叔其父母、此世俗人之所爲也、獨不
可稱本生父母、以別於所後之父母乎、或又曰、孟子
不云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其可二乎、夫帝王

天之子也自不當以此論立世廟以安 興獻而子孫世世無祧焉亦何不可此求嘉之所以一意迎合而議禮諸公不無過執即 孝廟之當考不當考今難言之矣而第 興獻帝於定陶濮安之號欲另立崇王之子爲之後而一旦廢棄父子之情則人心之所大不安者也大都論事者雖當本之天理尤當觀於世變舜禹之父不及尊崇匪薄其親也蓋茅茨土階之時禮制自乏明備耳周公以來彌文寖侈焉有子王而父不王子帝而父不帝者乎雖聖人復生不得不以時爲大者乃禮部集議必持重正統輕本生

之說於古雖有稽據然曰考　孝廟毋　慈壽則不當𡨥父毋其所生由旁支紹正統則不當復帝后其所生激亦甚矣　主上冲年純孝天至而左右大臣不能宛轉納約寓將順于匡救而直以危言用罔致觸　聖怒已新都退而永嘉進即厮賤小臣如歷城巡檢房濬亦同聲附和于是稱宗附廟而縉紳之禍尤不可勝言矣

林貞肅公俊始以工部尚書起用尋改刑部尚書及入朝即上大禮議徵見忤　旨已因刑部一犯官内批改鎮撫司究治故事欽依人犯必先由鎮撫司拷問

根由然後送刑部擬罪無刑部轉發鎮撫司之體後爭之不得遂累疏乞休不允至是以衰年久病疏辭懇甚已得 旨卿老成舊德供事累朝逮事朕躬忠勤益篤考禮建議裨益良多新政之初方切倚任乃屢以疾辭情辭懇切特准致仕調理照前勅加太子太傅仍賜勅獎諭馳驛以歸差本部司屬官一員護送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夫四名應用時加存問病痊且奏起用是 旨為新都所調即閣臣去國其優禮之數何以加諸當是時新都豈不慮六部之倡巳而肯導其君以寵異之如此亦 祖宗朝相沿故事

不忍廢之也永嘉以後漸至陵夷矣然尚有存羊之意慶曆以來則幾于臣屬六部方伺候奔走之不暇小人承諂遂無所不至嘗記頃年一大司馬偶以詿矣誤謝恩後尋詣　朝房謝閣下即衣錦繡相見首揆大怒宣言於衆曰卿相之體自是不同奈何以卿易相自是相左言官何揣竟劾之去　本朝自罷中書以來輔臣之銜今可考也大學士五品官耳不可稱相其實銜亦六部尚書不可稱相所加公孤有官無職則六卿皆可爲之不可稱相乃今卿相之分亦可謂習而不察矣楊文襄公一清正德間閣臣也嘉

靖初以兵部尚書起用總制三邊而張孚敬桂萼李本趙貞吉諸公亦嘗分掌部院此雖非常之事亦以銜位之相應耳不然曾見部院堂有缺而令司屬攝之者乎大都閣臣居近為天子代言政本所出自是禮絕百僚已極尊重更不必過為點綴使諛佞成風國體蕩然也俗傳萊市口忽建一張相公廟不知何神而江陵相公之稱遂相沿于人口不惟奴隸稱之而六卿亦稱之嘉靖以前所絕不聞者亦可咲也

禮科給事中劉最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縻費內帑 上怒其不諳事體調最廣德州判官已最

出京仍用傳符以原衘遣牌爲東廠太監芮景賢所偵參其違例　上命逮最下　詔獄獄具最得遣戍所謂小人之窺伺君子常密如此萬曆初松江袁福徵爲唐　府長史以發僞承奉事司禮監頗惡其訐後逮至京師并究刑部具獄福徵無恙後竟以內批得閒住而福徵嘗爲刑部郎中亦以原衘遣牌南歸事露時張居正秉國僅行順天巡按逮治而已福徵始獲保全大都君子處世無論險夷宜常立于無過之地嘉靖末年吳文端公山爲禮卿以不賀日食爲言官論罷公即買一民舟行至徐州始易官舫是時

公巳蟒玉第以青衣角帶接客人臣待罪之體無論
大小不當如是耶
故事六卿拜命必用疏辭巳得　優旨然後涖任而南
京六卿獨無此舉均一尚書都御史也而輕重不倫
如此疑非　祖宗之制不知變自何年嘉靖甲申
上用李充嗣爲南兵部尚書亦有疏辭得　旨卿才
識老成譽望素著參贊重託特茲簡命不允辭則陪
卿固未嘗不辭亦未嘗不呼爲卿也而後來絕無辭
疏即別疏亦呼名矣此或代言者絕于見聞之誤也
或曰南部院當考察時自陳疏止稱卿一次又不知

所據何典、

嘉靖初湛若水爲翰林侍讀上疏言、已以經術事　陛下嘗讀至屯否二卦、屯者陰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　詔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致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因勸　上親賢臣、博求明先王之道者侍文華講習聖學、雖意在納忠、頗　上登極之初、正中興大有爲之會、何謂始交而難生、登極纔二三年耳、　上方優禮大臣、雖內批間出、而楊毛蔣三公

尚在輔政猶未至於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何遽名爲否非惟憂治危明之過且於經義殊不相蒙也。

主上中年尤不宜進此疑駭無當之論以啓其疎遠儒臣之端其後若水雖洊至大僚終不柄用、而畀以僞學目之、未必非此疏爲先入也、

御史金符巡按山海關爲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金符未嘗置辨、詔候回道考察以聞已都察院具奏如孟春言、符謫河南鄧州判官此亦創見、事後來惟有巡按論巡撫而巡撫唯唯聽命于巡按而已、而賦役之事其越俎尤多、此世變

也。

禮部尚書汪俊既以議禮不合去、 上徑取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補其缺吏部尚書喬宇等卽上言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爲尚書。 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當時大臣擔負旣重氣魄亦大故敢爲批鱗之危論如此嘉靖中年以後卽有內批吏部亦不敢引喬宇例執奏雖 上威嚴太甚而委任權力自有潛移之者非疇曩六卿比也。

甲申三月 上已兩勅諭禮部皆稱 昭聖爲聖母則業考 孝宗矣而稱 興獻帝爲本生父。 太興國

后爲本生母葢屈于羣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及加　興獻爲皇考　興國太后爲皇太后　聖意已愜始召張璁桂萼於南京旣而止其來當是時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　獻皇帝止生　上一人而身爲天子未有不隆其父而終擯之於舊邸者是則禮之可以義起祭則必先正統而後本生亦何有竝大之嫌然楊廷和尚執爭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安得不激　上之怒乎乃張桂復以群臣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說聳動朝廷必伯　孝宗而專考　興獻至云孔子鄙爲人後而引矍相圃之射爲詞夫爲人

後者何干于大義而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稽使孔子當爲人後亦鄙而不屑之乎張桂既云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之言而此獨非漢儒附會之言乎且彼所謂權臣者蓋指廷和也大臣執禮正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豈內悅其君之心而外竊其戚恵以予奪人者比顧廷和不屈則張桂不伸其亦騎虎之勢不得中下乎二臣既入 國是愈淆至今紛紛未知適從也

嘉靖初欽天監監正樂頀以帶銜光祿少卿自以五品京堂不屬禮部與祠祭郎中汪必東訐奏隆慶初太

常寺卿陳慶以職掌有禮部典陽禮太常典陰禮之說奏禮部不當劄付太常二事極相類樂護雜流目不知書姑置勿論乃慶係正途人素號講學而猶不學無術妄自尊大如此尤爲可咲陽禮陰禮之說此是　祖宗朝草創故事既正九卿職掌以來于小九卿各有專屬文移往還誰敢陵越即如太常光祿太僕欽天監太醫院解到各處錢糧必由部投牒發批太常等衙門不過司其收放而已蓋　朝廷禮統大小相維自是如此萬曆間禮部奏正納言職掌爲鴻臚所侵當復其舊已得　俞旨矣而鴻臚官攺出中

官門下臚卿賈名儒陰有所恃復強辨抗奏竟　旨
從内降如舊禮卿不能爭也

初矜疑免死充軍死獄者仍勾丁補解嘉靖三年御史
簡霄言矜疑者以情輕減死今繫死足抵罪又勾丁
補解是非及子孫法反重刑部覆請得　旨如簡霄
議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永遠充軍未遣而死
獄者俱免勾補著爲令典簡霄亦仁人之言哉

天文書若觀象玩占之類俱係禁書嘉靖中書肆多抄
謄販賣士大夫家往往有之此亦宜忌諱嘗記欽天
監正樂護曾以私傳禁書被謫今家有是書者切不

可惜人自擬罪戾

陝西三邊之設總制自嘉靖三年始是時　詔推才優望重者往于是起少傅大學士楊文襄公一淸以原官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軍務比文襄公之任過洛陽謁致仕大學士劉文靖公健文靖語之曰公亦嘗在內閣乎意薄其行也文襄唯唯而已因留之飯旋辭而入內曰老夫不能久坐吾遣小孫侍飲一淸更爲欵曲而去前輩之待後輩其率眞如此今老者降氣怡聲尚不能得少年之歡心若見如文靖所爲即不怒於言未有不怒於色者也老下其

少所漸靡久矣、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為外官。 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朝陞官無調外者、 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 御筆復改為僉事、蓋出 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致仕者官品服色得與見任同、而閒住者惟存冠帶而已、而官品服色俱已削盡、所以與致仕異也、嘉靖

四年兵部侍郎李昆坐總兵种勛行賄事有　旨降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仍令閒住此疑内批也侍郎閒
住已無官品服色矣何必又降爲叅政頃年通政司
通政梁子琦被論　上亦令降叅議閒住與　世廟
處李昆之事同一時代言之臣以事小不及執奏故
因循至今也

都御史吳廷舉嘗薦王守仁有文武全才宜暫掌南京
都督府事以其封新建伯也公侯伯謂之勳臣非武
臣也故文武官有功者皆得封若文臣爲都督者則
無之矣廷舉之疏似失之輕舉此兵部之所以覆能

之有別缺推用之旨、

錦衣衛故事廕敘官不得管事管事自孫忠烈公燧之子堪許忠節公于暘始蓋　上念其先臣臨難死忠大節表箸特從兵部之請、以後遂著爲例、

上嘗以御史王宦貪汚褫職爲民奪其父母勑命萬曆乙酉巡江御史沈汝梁爲南掌院辛自修奏其贓私狼籍逮　詔獄已法司擬罪亦坐褫職爲民而　今上特改遣戍更嚴于　世廟矣此法祖之一端也

廖僖靖紀初起吏部尚書疏陳三事其一正士風言國家所賴以致治保邦修政立事惟在士風淳則人皆

務實人心漓，則人皆務名。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勉脩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覔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爲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輙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禍而掩過，爲他日援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急於修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此語于今時尤爲頂顖一鍼，故摘出之，柄國者亦宜就事斟酌。

僉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參議遞陞參政布政此　祖宗
舊例也嘉靖初又　特旨申明之而吏部率用小轉
蓋久任之法難行也今知縣知州以六年爲率矣而
方面以上遷轉猶故安能使州縣官弭心而安坐也
吏無固志膏澤不下于民以此
成化間官受　廷杖者容用綿底衣蓋其下體故杖而
不傷其膚第曰撻人於朝而已而不欲死之也自正
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而受杖者多不免矣
弘治以前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着
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司

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者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
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令一槩打問無復低昂矣林
貞肅公俊致仕後曾建白此事自云目擊舊典蓋必
有據 世廟不能行第下其章於所司而已
蒼梧吳廷舉平生躁動喜名其以巡撫都御史陞南京
工部尚書旣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似有厭薄陪卿之
意 上旣慰留之矣已而再疏中引白居易詩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閑人張泳詩幸得太平無
事日江南閒煞老尚書句皆嘲謔語而又疏中敢用
嗚呼字 上怒以廷舉怨望傲慢無人臣禮第勒令

致仕、聖恩可謂寬假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所終也、

嘉靖初刑部署郎中任惟賢陞太僕寺寺丞。此是正轉。蓋寺丞亦京堂也、後聞以鄉科人爲之。則寺丞反陞各部員外矣。惟南京太僕寺丞類處謫官。故轉遷亦異于北。一官而兩處吾不知于銓法有礙否也。又嘉靖中以光祿寺丞傅大夏改吏部主事。以尚寶司丞陳于陛陞吏部員外。益復加異、

人主冲年鮮不溺情于宦寺者。以狎于近習也。即如世廟剛武英察。本於性生。乃踐祚之初。若太監張志

聰吳勳等以蘇杭織造誣奏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知縣郭波蕭敬腆俱逮下詔獄撫按官爭之十三道御史爭之卒不得免司禮監皆傳旨以鴻臚寺右寺丞赦棠調光祿寺寺丞吏科執奏不得行諸如此類尚沿武廟故套後春秋鼎盛始奮乾剛內竪更不得奸政今上十歲登極而宮府一體絕不聞閹中作奸犯法者即天子神聖而當時輔導之臣所以維持于內外者亦既苦心矣其功安可誣也

正德中錢寧用事英國公張崙嘗以莊田投獻比寧敗產沒官崙篤言爲寧所奪請還之嘉靖中嚴嵩用事

英國公張溶嘗以事賂萬子世蕃三千金比嵩敗仍從世蕃處索歸原賂此二事乃其父子沿襲家法何其相類如此後溶物故請卹當事者以溶班首官宜得謚禮卿執不與當事者詰之曰豈以其嘗倒嚴氏賊乎禮卿曰非止此也今成國公朱應禎襲爵亦索賂三千且溶與鎭遠侯顧寰同時物故寰一生苦節而卹謚若與溶同何謂旌癉執政以爲然遂罷溶謚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終

世廟識餘録卷之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給事中陳洸廣東人也雖附和議禮而其中空疎實無所據至謂　上生于　孝宗殁後三年即位于　武宗殁後二月無從授受故不必以正統爲重是以　上乘虛而取天下非受命正始之君矣其妄誕不經蓋小人之尤無賴者業陞湖廣僉事故延捱不肯赴任而以舊銜上疏專媚張璁而排斥吏部尚書喬宇之專擅　上皆用其言愈無忌憚乃復奏近日梗議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門叫哭致傷　國體雖經罪

遣未盡其黨欲誅黨大學士費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吳一鵬朱希周汪偉等其險譎狠毒已無人理矣　上置之不省而洸後以他事回籍又凌虐鄉人爲怨家奏其諸不法事　上遣刑部郎中葉應驄錦衣衛千戶李經會廣東巡按御史熊蘭鞫問之獄具洸當大辟其妻與子俱坐法殊快人心　上以洸嘗附議僅削籍爲民妻鄭氏以奸免離異子　免死戍邊諸附議者多驟蒙顯擢而洸惡狀最著非惟不得償其所願而受禍更重所謂小人落得做小人也功名不信有命哉

大禮集議書成。上意既定，乃陞賞諸與議者，而不及內閣大學士費宏等，已難安其位矣，亟宜求退可也。而當其時惟有石珤乞休一疏而已。于是翰林學士張璁上言，謂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而因薦致仕大學士謝遷可用。時年八十矣，而學士桂萼亦言天變未消，民勞未息，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則止者耶。二臣蓋陰懷冒進而顯逐內閣，亦自以年資未及，姑借遷以爲名耳。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故給事中陳洸之獄起，鄉里原與朝議無干，其後平

反則法司事也，亦何預于翰林職掌，而學士桂萼以洗議禮之黨，務在獲其短，至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攘臂相加，其瀆法蔑理，豈復知有　朝廷紀綱耶。則他時議禮之心，亦不過私利其身耳，原不爲　上計也。

嘉靖丙戌考察外官，科道　上拾遺疏，內論尋甸知府汪登，宜以不謹例罷斥，吏部覆言汪登以毋老久不赴官，宜降級示罰。　上特批降汪登三級，改京職以便祿養，眞異數也，蓋爲其以毋故被論云。是歲吾鄉魏恭簡校爲廣東提學副使，亦以不及論，而吏部謂其

學行優長得不調校故以道學名世而卒不免于小人之口吻以獨立見憎也察典可盡信哉

上嘗遣內臣之貴溪爲大眞人張彥頨脩造府第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江西兵荒之後民困未甦修造之事宜先下撫按及兩司勘覆估計然後興工所遣內臣乞暫停罷詔如前旨頃萬曆辛巳令上於眞人府亦有是舉而科道官交章論諫始以事出兩宮聖母意不允父之竟從內批召還所遣內臣眞有光於法祖矣是時江陵柄國禮部亦欲上疏江陵曰此事可止于先止之矣其後內批猝出竟莫曉

其故、

議禮諸臣既被寵幸自宜安心辦職以謝人言即衆心未附猶曰所見之偏也奈何恃其得君各驕恣無忌甚至侵奪職掌播弄朝綱不復知有國是賴 上心知其非而凡事曲爲調停故老成不盡播棄耳時楊一清自三邊總督 召還內閣而吏書廖紀以爲總督非一清不可科道亦以爲言非但一清之進實爲邊方得人計也事與禮部本不相涉乃席書謂紀內則柔順於卅臣外則牽制於科道不當含糊展轉曲爲兩請之詞其意實欲進一清而退費宏也蓋張桂

王之矣紀遂讓位于書上疏求罷　上雖優詔留紀
而仍用書言　召還一清科道張珽周在等交章劾
書構結是非陰行鉗制無大臣體不聽又書巡撫湖
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　上
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刼
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當斬罪不可原　上逮鑑
來京問席書乃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
湖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釋故歸罪
李鑑為出宋卿地乞　勑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寃抑
上下其疏於法司會監察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

鬻當訊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兵、刼人財、燒人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詞而服、乃知原問官覈實定擬、非有私也。廠書以宋卿之故、輙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于 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輙援此以挾 陛下、以壓群僚、壞亂政體甚矣。唯 陛下深思之、亟以李鑑明正典刑。于是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再勘。 上曰、鑑事廠書既代爲伸理、必有究抑、不必再勘、免死發成遼東。蓋不勝書之横、而第爲之解嘲也。尋給事中管律言、今之言事者、每假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告病、

或認非或爲人辨罪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盖欲小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巳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乞嚴加戒諭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餙詐以累聖德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攄誠供職以賛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顧其後諸臣之悻悻如故禍亦滋蔓矣

朝廷論爵文武班次各有定序决不以私意軒輊丙戌

殿試後賜恩榮宴於禮部、　上命郭勛主席、其席自
當居中、而禮部故列之左右、已爲失禮、及勛奏辨、既
得　旨矣、比勛就宴席如故、何其遽昏抗命也、是歲
中府舉會武宴、大學士費宏奉命主席、而兵書李鉞
故列勛席于尚書下、勛復奏之、鉞以恩榮宴禮部爲
主、會武宴中府爲主、勛席宜詘尚書下、不知兩宴俱
屬公會、豈宜以賓主言、即恩榮宴禮部固未嘗爲主
而詘於諸部之下也、鉞可謂不學無術矣、宜　上卒
從勛請也、萬曆癸未舉恩榮宴、按舊圖翰林講讀席
在光祿卿上、不知始於何年、蓋禮部俱起自翰林、故

儒護之耳時禮書欲釐正之而翰林諸公援學士先僉都例言禮書曰　祖宗時學士嘗承旨故班先四品止一人耳未聞他翰林官六品者必先五品官七品者必先六品也若每品相加令兩禮侍俱兼翰職而禮書無之亦當以三品加二品乎且學士班先止四品而講讀六品顧得先三品何也諸公語頗塞已貼宴圖乃以光祿卿列左班第一而諸小京堂次之講讀官列右班第一而諸編檢次之其說遂定而大學士余有丁者自是每切齒于禮部也

張汝濟曰近日尚寶司司丞執舊規與翰林編脩

檢討爭班次先後，該部竟議先編檢而言者，且藉他事得罪，尤為可異。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已賜馳驛兼月給歲撥矣。上復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舉朝咸歎羨之，以為奇遇。然自是之後絕響矣。

桂蕚、張璁已為詹事府詹事，而大學士費宏獨抑之，擯不得為 經筵講官，不得與脩獻考實錄，不得為兩京考試官，比選庶吉士，又不得與教書，心恨宏不已，則起禮部郎中陳九川之獄，謂九川嘗盜貢玉餽宏製帶，而嗾通事胡士紳為之鷹犬。既陷九川謫戍而

逐宏必去此何異於鄉里訟師所爲蹊田奪牛大壞
國體莫此爲甚乃宏濡遲隱忍不能决去而顧以
皇考實錄未成爲詞則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宜其
見侮於新進也

少詹事霍韜上書極言內外官遷轉不當苟徇資格上
自內閣卿佐翰林下而部屬科道皆必出而補外外
自監司守令及教官舉人歲貢出身者皆必擢而補
內一以 太祖時爲法 上下廷臣集議吏部尚書
廖紀等力陳其不可行狀 上以韜議禮故不直斥
其謬第令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

聞然自是心知韜不可大用矣故他日推吏部令勿
及韜恐其到部壞事真 聖明哉
李福達者山西太原府崞縣人也初以妖賊王良李鉞
謀反事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伍為清 御
史勾調山海衛復逃至陜西洛川縣妄稱彌勒佛教
誘惑愚衆惠慶邵進祿輩俱往從之福達以是致富
進祿等言我有天分宜掌教天下令暫還家候我遂
將家還山西已事覺官捕之急遂聚衆為亂偽受官
爵殺傷吏民官兵捕獲仲祿共稱李伍首謀福達聞
事發復逃入五臺縣易姓名張寅往來山西徐溝縣

同戈鎮已又挾重資來京竄入匠籍入資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俱補匠役詭托燒冊和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家甚密久之形迹頗露廼同同戈鎮其讎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捕其子大義大禮按治之福達窘乃出身對薄而賄乞郭勛書抵巡按御史馬祿爲之囑免祿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及妻子緣坐此大獄之始也

給事中陳皋謨言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子無過孝臣無過忠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徼終身之愛臣一言順旨遂爲不世之功恭惟 恭穆獻皇帝追崇之禮乃

出　陛下天惶至情席書輩不過一言贊成之耳傾
遂貪爲已功動以自負互相黨援擠排宰執變更法
制喜怒恣其心威福柄其手若李鑑父子拒敵官兵
法官論死已經會驗書乃曲爲申救至謂衆以議禮
憾臣故因陷鑑于死夫議禮乃朝廷之公合與不合
何至深讎縱使讎書鑑非書之子弟親族交游也何
乃於鑑功心耶至於郭勛之訴尤所不通勛遺書御
史馬祿爲罪人張寅請託録奏之乃亦以議禮激衆
怒爲言豈儒臣博士之所未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
爲之此在席書尤不宜自言而勛又竊其緒餘以欺

天罔　上罪不容誅如問官當寅以法勵文如書代
訴不至於濫恩廢法不矣已以朝廷純孝之盛舉遂
爲權邪營私之窟穴豈不異哉乞亟能書勵李鑑仍
從原坐無按張寅請托事使人心曉然知權邪之不
足恃而公法之不可廢然後逆節消倖門塞矣云云
按當大禮議定之後諸臣悻悻自負橫肆已甚　朝
著聞不可無此疏以折其心誠黨論也故全錄之
世廟既成大學士費宏等議以獻　皇帝生長太平初
不以武功爲尚其三獻皆用文德之舞　上是其言
以不用武功之舞所以尊讓太廟也遂去武舞生及

引舞六十六人。聖見已卓矣。嗣太常請添武舞。又會禮部張璁議。璁謂樂舞以修數爲降殺。不聞以文武爲偏全。其說猶爲近理。若曰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武舞。則禹以揖讓得天下者。而大禹謨曰。舞干羽於兩階。此可見古之天子皆兼用矣。夫旣嘗爲天子。豈有不兼文武者哉。即有苗之格。不可不謂之武功也。乃以禹之揖讓方之

獻皇帝之推崇。則强詞矣。已。上卒從璁議。獻皇帝神主旣奉安世廟。

章聖欲修謁見之儀。禮部執奏以

高皇帝準古有廟見之禮。爲

大婚

册后制耳。自永樂以後。於

奉先殿行禮不復詣廟、而張璁等謂妻從夫之義當
然禮尤創見、不當以　祖宗家法爲言、雖意在阿
旨顧奉先殿　列聖之俎豆在焉、謂　奉先殿即謂
太廟也、而　世廟爲專享　獻皇帝之所、　章聖
不躬爲一見、於心安乎、心之不安、禮之所由起也、聰
不必槩引周禮強人主以後世必不可行之事、而第
以天理人情立論、則得之矣、

丙戌之歲、天變異常、有古史之所未見者、氷雹大如人
頭、大風捲掣廟宇民舍百數十處了無踪跡、婦人生
子有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　犂牛犢之

產有一臂二手腹內心肺各二者虎具人手足倏忽出沒如城市入民家猛惡噬人雞生雛前後四足物怪人妖莫此爲甚然終無應驗唯張桂與大學士費宏‖閧於朝紊亂綱紀致成六逆之漸 上亦無可柰何乖氣致異或其所從來也善乎御史張祿之言曰費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內不自安兩疏乞休而陛下慰留之及侍郎張璁等累劾其不職而 陛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决眛遠嫌避位之心璁等忮心未已愈肆下阱投石之計且宏位列公孤職兼師保其進退係

天下觀望日者夷人告王已起中外之疑今復懋良繫獄重貽家門之玷雖　聖情忠厚勉留而宏獨能隱忍就列乎璁等荷蒙知遇不次拔擢自宜勉修職業以圖報稱顧乃恃寵無忌出位多言動事攻訐之私殊失安靜之體況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縱使懋良之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何況事已下獄情罪輕重宜俟　宸斷而璁等乃乘機傾陷謂之何哉即今水旱頻仍變異迭出正大小臣工修省之時　宏與璁等為國大臣顧相訾毀若此欲其囘
天意以弭災變不亦難乎伏願崇廉恥之節去朋比

之私將宏與璁等並賜罷斥　上覽疏第頷之而已
於是吏科都給事中解一貫等復言費宏立朝行事
律以古大臣之義固不能無議但其自入仕至今四
十年餘未聞有大過雖其子一時有犯顧于宏大節
無損　陛下於其累疏乞休每不之許此　聖君優
禮大臣之道也至於張璁桂萼之爲人平生奸險無
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　聖心自超擢以來憑
恃寵靈凌轢朝紳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
之其屢所攻訐非眞爲　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私
怨耳　陛下於其屢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

等宜各修乃職贊朕至治詳味　皇言二臣肺肝畢露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夫二三言者不體　朝廷至意或專攻宏或兼論璁蕚或對舉宏與璁蕚蓋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璁蕚也去宏之易而去璁蕚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也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若璁蕚則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臣恐璁蕚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奸邪之氣焰愈憎善類之中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不可爲者伏望　皇上諭宏盡忠輔導務以古大臣自期待重戒璁蕚各勉脩職業勿事

攻訐以負　國家委用則邪謀不得逞而協恭和衷之治庶幾可成矣其詞尤嚴正稍軒宏而重輕璁萼亦是公論　上下所司知之已璁萼退而萼進果如一貫所料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率加一京銜以奬其恬退嘉靖五年覲事畢四川左布政林茂達疏乞休致

詔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蓋前此所加多卿寺官茂達獨膺殊典後來更不可得矣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脩省疏內一隸言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

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一或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搜逐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閑而新進未識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由于此文襄歇歷中外已久故能為此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弁之弊其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仝班叅謁上司者兗守為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　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後文臣恃勢柬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非典

制而佐貳又欲壓衆指揮則五府何以劄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塞遂叅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某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廵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　旨得聽勘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聞文襄之論否也

上萬機之暇喜爲詩文大學士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氷輪清似鏡之句　上以爲類中秋

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可知爲元宵作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

又上嘗與內閣諸臣賡唱張桂以爲雕蟲小伎不足勞聖慮蓋忌費宏等知遇耳上謂內閣原備顧問正宜討論講習何得廢事

教授王价光祿寺錄事錢子薰先以考察閒住至是以嘗議禮上欲復其官給事中解一貫等以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倖之門价與子薰決不可復用恐將來人相援比臣等無所據守上從一貫議僅令致仕頃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條陳疏中語傷

執政，已推爲楚府長史，而南部院復以考察去之，後執政敗，上復其官，自禮部郎轉陟京堂，而言官遂引世卿例，各舉其所知，吏部執奏不允，亦治朝事也。

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得面宥，至是鴻臚寺卿黄紳等奏言：經筵乃聖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奏，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詔各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聽撫按官考察，此嘉靖六年令，前此無有也，自是長史始詘意事郡守，盖撫

按委之出考語也、

禮部尚書席書以疾引退、勅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特賜第京師調治給俸如故、命下尋卒、 上自製祭文有曰學得眞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愼簡在朕心欲共圖政化之淳而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爭之臣曰或按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其傷悼之如此書歷官在外甚久後以議禮見用則桂萼薦之也然晚年自以得君恃寵常出位妄言累與費宏訐奏無大臣體蓋亦死期將至而火熸其焦耳其平生保釐之績若在雲南勦除霑益土舍安白之亂在福建閩寢

濠及募兵赴援爲南兵侍、奉　勅賑濟淮揚飢民、所在著聲、蓋可稱能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終